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後集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洪範惟辟作威爲君實難爲君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

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出警而入蹕孫伏伽傳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為律身為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

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

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鹿臺為瓊室玉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禮天

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園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羊擣珍漬熬肝營也唯狂罔

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

日今日酣飲權醉墮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

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

以為為以為為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

貨老子不貴難得之勿聽亡國音禮樂記桑

之音也音亡國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

後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  
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  
魏帝牽裾不止淮南子汜論訓禹當此之時  
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南昆諫止帝不  
答起人內昆隨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  
久乃出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  
高大度前高祖紀常有太度撫茲庶事如履  
薄臨淡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圖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  
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

扣

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  
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  
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  
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音問而闇  
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黻  
勅口音曠續塞耳而聽於無聲選東方朔答客  
難冕而前旒所  
反以蔽明黻續充  
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  
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  
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

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登知帝力而  
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  
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  
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  
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  
開羅起祝因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  
欲左右不用其三面而祝之日欲左左  
命者入吾網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一  
二日書日一日念茲在茲帝念茲念茲惟  
人所召老子禍福無自天祐之易曰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

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泛應萬物亦無形迹操之有要操  
亦有視為之則凡目之所視其要則蔽交於前其中則  
遷物欲交蔽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  
久而誠矣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導也引也  
欲心導引而物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至則人化為物

定知止於善閑邪存誠閑其外邪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躁者急也妄者誕也言發

而在所禁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與戎出

好或言出而與兵戎或言出而兩國結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傷易則誕言語輕易則傷煩則支言語太多

可已肆物忤於已則違出悖來違其出言

背於理故答者亦違背之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志

士勵行有志之士守之於為有為必守順

理則裕順於理從欲惟危從欲而動造次克

念造次倉卒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習與性成

習習於天理聖賢同歸與聖賢人

銘類

陋室銘此篇不少上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

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州色入  
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  
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  
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語子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中多用將帥卒徒寇讎臣僕等字分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胡為不  
仁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町田區也畦田隴也

勝心橫發擾擾不齊此第一節論大人存誠

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蝨食根曰蝨食禾節曰賊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孟子夫志帥也奉辭于天誰

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此第二節論存誠可以閑邪

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

姑勃磈婦媳婦也姑宅母也勃者爭也蹊者石之磈也事出莊子○一心之中私

安取厥餘此第五節亦既克之皇皇四

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第六節言克已以為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此第七節論人物一

體照 一曰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

起句 是也 陽子學行篇 晞顏之人亦顏之徒

西銘 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

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 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因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 此篇全係晦庵先生舊註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

下母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

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 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

父母乎萬物者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人稟

故指而言之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氣於

天賦形於地藐然之身混 故天地塞吾其體

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 故天地塞吾其體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

所資以為體者也 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為

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 深察民

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

吾同胞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

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



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物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無間然也。**吾與也**。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能通乎性。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齊輩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然大君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者，吾父母宗子**。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繼承天地總理人物，則大君而**其大臣宗子**已。故為宗子，宗子猶長子也。**之家相也**。輔佐大君，紀綱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猶宰相也。故凡**尊高年所以長其長**。天下之老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乃所

以長吾幼，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天下之幼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乃所聖其合德。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以幼吾幼。賢其秀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必是**凡天**也。賢其秀也。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下疲癯殘疾，俾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疲者勞乏之人，癯者罷病之人，憊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理之分殊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保者，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天而不憂者，尤**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害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

古文錄下

仁曰賊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濟惡者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不才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以上三者不能

事天故謂其踐形者惟肖也若夫盡人之性

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知化則善述其

故謂之能事天者知變化之道則

事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此所以善述其

窮神則善繼其志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

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

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不愧屋

漏為無忝存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

矣存心養性為匪懈存經又嘗引詩曰夙夜

養其性則不懈怠於事天矣○已上皆

畏天之事也而君子求所以踐形云惡旨

酒崇伯子顧養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

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禹為伯子育英才

鯀之子初鯀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

穎封人錫類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得私

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穎考叔為

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存矣不弛

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

者盡事天之道不弛怠其勞役無所逃而待

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

烹者申生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

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

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母父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南西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為事天者之鑑。富貴

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之道。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存而事之順焉。則其沒也。吾固有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以得其正而無求矣。此孝子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后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此二句總結事天之終身。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平岩葉采注解。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孟子曰：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和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氣類之同。次卻表其壽夭不同。第三段，量三物之壽夭。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第六段，設或。唐子西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

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  
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  
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近云無入吾於  
如此發明是而得養生焉。此方轉入正以鈍為體，以靜  
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  
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  
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  
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北山，后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卻過北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近云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鍾山之英，艸堂之靈。二神。○假。山靈而言。馳煙驛路，勒  
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  
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履  
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開舉天下，而傳之舜。尤卻行而脫屣也。

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值薪歌

於延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薪人曰云云遂為歌

而二章去固亦有焉登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

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

翟朱楊朱也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

可中以乍迴迹以心染暗說或先貞而後黷應

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仲氏既

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雋

俗之士先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卻學道

東魯孔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

家歎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呼

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

求之則亦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不可得也

竊吹艸堂濫巾北岳言顯盜名艸堂濫吹竿也巾有如南郭濫吹竿也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

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艾拉許由應上

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

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

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河而自隱涓子不能傳涓子齊人餓木  
隱於岩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鶴頭形馳  
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袞筵上焚  
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應上後風  
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下字望林巒而  
有失顧艸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黑綬金章  
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  
法筵久埋敵扑誼豈犯其慮牒訴倥惚裝其

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  
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漢張敞稍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  
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不不忍欺魯恭拜中  
車令蟻不入境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  
馮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傳  
夏之族有德也貢金九九使其高霞孤映明月  
牧註九州之牧貢金也  
獨舉青松落陰日雲誰侶看他磻戶摧絕無  
與歸石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颺入幕寫霧  
出楹蕙恨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

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  
故曰海岸也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  
 譏攢峯竦詭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起甲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慙秋桂  
 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  
 謁今乃促裝下邑浪糗上京雖情投於魏闕  
 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  
 碧嶺再辱丹崖重滓言山之艸木且羞見周  
山靈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皇甫謐  
乎

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宜肩岫幌掩雲關  
以為形乃臨池而洗耳  
 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  
字下於是叢條臆膽豐穎怒魄或飛柯以折  
 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剪截結撥俗士  
逋客蓋謂周顛也

弔古戰場文形容戰場悽慘之情  
溢於言意之表也

李華

浩浩平平沙無垠  
 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  
 糾紛黯今慘悴風悲日曛  
 蓬斷艸枯凜若霜



長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州晨牧。河水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宜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爲。孟子題辭嗚呼噫嘻。吾想天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

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虜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

今生歿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  
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  
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艸  
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  
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  
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  
策勲因隱八年五年三年而治兵入和樂且閒  
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茶

毒生靈萬里朱殷因成公二年左輪朱漢擊  
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叶韻蒼  
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良其不壽誰無  
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  
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  
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  
望天涯天地為愁艸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  
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  
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全句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為漢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

荷負也旃檀也被服也純綿繒帛也言夷狄服旃服毛毳者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 麗密也 毳楚稅反 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 糗麥飯也

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言貴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

之下蓬茨所以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

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

不畧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言雖不足充厚望

情素也 困記曰為此頌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

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

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

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

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五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鏑于將劍名也淬燒劍令熟漬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鏑刃也良冶鑄劍人也音倅音水斷蛟龍刺犀革忽若篲泛塵塗猶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篲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團團如此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之明目專二音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之理且使上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也音茂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不進行胃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病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國法亂而身亦危及至駕齧膝參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齧膝乘且良馬名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縱騁馳騫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縱馳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電逐遺風皆曰

疾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已上論賢者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故能大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夙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由此觀之君入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賢臣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大公未遇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為晉虜

而賣之秦以五殺皮贖之齊威未遇桓公及  
而於齊門餽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  
聽進退得閱其忠在職得行其術用也去卑  
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而享膏粱言賢  
遇聖主榮以取位惠以祿食故以卑辱幽汗  
之事以刑用於朝商去蔬食釋去躄履而食  
滋味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朝服也以上論人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說士臣之遭遇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  
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  
以感召其臣蟀蟋俟秋吟蟋蟀出以陰喻賢人待  
明君而後

仕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  
伯牙操遞音蹄鍾逢門子音中鸞鳥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鸞其音韻合和  
遞鍾琴名各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鳥號弓名亦未足以喻君臣之意也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  
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  
今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翽德與和氣游太平  
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啍噓呼吸如喬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  
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國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之盛

貌多士衆賢也言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  
王之所以安寧○以上論臣主之相得如此  
引毛詩證蓋信乎其以寧也

###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  
廢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  
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薛  
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  
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  
事又三句論兇逆之可羞又  
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  
論王家盛德之福然後數句  
論作頌刑頌之可傳後來詞  
人畱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  
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  
山以魯史筆法婉辭以含譏  
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  
罪案耳

###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

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

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鳳

翔天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

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

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

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此謂孽臣邊將騁

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逆臣大駕南巡百僚

竄身奉賊稱臣此謂從叛之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

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

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期曾不

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

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

涵濡天休歿生堪羞歷叙中興恢復功勞位

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論功烈盛德之興山

高日昇萬福是膺論唐盛德之福能令大君聲容

云不在斯文論作頌之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



崖天齊論涪溪可磨可鑄刊此頌為何千萬

年論刊頌之可

酒德頌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性嗜酒常攜酒自隨使人荷鋤從之云外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假託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萬歲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挈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

公子搢紳處士介大也搢紳服飾聞吾風聲

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袵怒目切齒此公子處士怒心先生

好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

之鋒刃相起先生於是方捧嬰承槽銜盃漱醪

飲酒自若也醪濁酒奮髯踞踞枕麴藉糟奮

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

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  
江漢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一豪侍側焉  
如螺贏之與螟蛉二豪謂公子處土也螺贏  
螟蛉彼小虫也言此二人  
侍我之側有如此虫言見  
之微小也螺音果贏音裸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  
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  
與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  
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  
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二  
氏

皆太古之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

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

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陀病僂隆然伏行

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

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

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

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

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

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

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

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

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子之非難棄也

也所以子之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天便

也要緊在此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即孟子非有能

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

蕃之也應上文碩茂蚤實故蕃之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

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其性  
之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  
與前相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  
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  
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之其實害  
之雖曰憂之其實憊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  
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入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

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  
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便煩  
擾了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  
人具食糲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  
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  
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入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史記秦昭王四孟嘗君君  
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  
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座者  
能為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一轉筆力健謝云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鉞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疊山云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

氣力光彩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謝云起句健章

子厚猶以為為褒文公太過似孔孟廟記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

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謝云起得健

故申呂自獄降

謝云起得健

即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

傳說為列星謝云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古今所傳不

可誣也。此數句承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固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固云此亦有力，固云法好。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定恠者。謝云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布

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

三百年于此矣。謝云褒文公只消此數句。文起八代之衰，

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

濟天下之溺。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皆與衍

救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

愈，上表極諫，帝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

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

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日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追。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公浩然之所發蓋嘗論天人

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

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

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

之雲愈有謁衡岳岳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

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鱷音

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謝表頗感

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

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鬪能信於南海之民廟

遂罷愈為兵部侍郎

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改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日少也

益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文潮州請置鄉校

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

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自是潮之士為衛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

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謝云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

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餘意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

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云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

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

池略扶桑陶騷飲余馬於咸池搃余轡平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

于扶桑艸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韜

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沒倒

景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視

照故其影倒下作書詆佛譏君王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將抵以死裴度雀羣等力救解之乃取潮州刺史

要觀南海窺衡

湘歷舜九疑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

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征三

苗道成沉湘之間葬蒼梧祝融先驅海若

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使約

束鮫鱸如驅羊謂驅鱸見前註鈞天無人帝悲傷

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於長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犧牲雞卜羞我觴犧牲者犛牛郊祀志立粵祠而卜焉鬮滿各角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廟碑沃二反又音電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公不少留我涕滂然此祭柳子厚也破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容齋隨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眾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謝云東坡平生

作詩不經意思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辯類

桐葉封弟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留好意思在後人讀一段好一段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主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葉以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

王曰余與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此段只敘事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開一難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為而已必從而成之耶難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設幸止何若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倒前既難倒須說正理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此幾句卻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意思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策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策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或曰封

史佚又設一難在此

或曰

唐叔史佚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以此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他日舉進士或諉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辯取此意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韓退之

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齒鳥齒州名詩音義江東呼爲鳥齒之類是也曲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爲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用丘與齒也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

得為人乎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

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周公作

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孔

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徽春秋不幾不

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

釗書用敬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

保元子釗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

吾友又曰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操

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

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

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

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

諱許勢秉飢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

諱惟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抑士君子立言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

舍周孔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

之典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

以無譏也。收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人情。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策。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出師表** 陳坡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

嘗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臣目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 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而中道崩殂** 即帝位僅三年而崩。 **今天下三分** 曹丕受獻帝禪國號魏孫權於魏東與蜀三分。 **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分天下。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宮中宦官女子所出俱為一體陟罰  
臧否臧善者刑惡者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  
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  
下平明之治不宜徧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侍中官名比一千  
眾事顧問應對車駕出則驂乘侍郎亦官名  
比四百石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郭費董皆姓  
攸之禕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盡已之謂忠是  
允皆名不貳之謂純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將軍職掌征伐姓向名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  
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必能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  
後漢無德

主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夙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先主往顧州中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三年先主敗於當陽之長坂受任於敗軍之際先主遺亮結好孫權權遣周瑜等兵數萬與先主并力戰曹公于赤壁奉命於危難之間自後先主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

廬江皆降會荊州刺史劉琦卒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後先主入於益州置亮據荊州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至建興五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歿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犍郡句町縣東南入海深入不毛不毛不生草木之地謂南今南方已定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建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

漢中臨起發上疏云

三



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  
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  
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  
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

羣臣多以爲疑亮乃上表言云云此篇  
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禱非意  
料臆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  
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爲便謹  
此可以見其忠所義氣誠欲圖報於先  
主之知已者也迂云一篇首尾多是說  
事不可已之意不可已者則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  
紀森然不亂宜  
與前表相兼看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先主  
賊謂曹操王業不偏安  
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  
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  
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諸葛亮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北討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疲困也後主五年亮攻祈山南安天水安定二郡皆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兄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宛即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曹公糧少議危於祁連西域名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欲還許都之危吳蜀譚據之曹公用兵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

曹公乘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公軍驚，殆从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駭蹂踐，墮漢水中。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危然後偽定。一時爾平定，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未詳所出。四越巢湖不成，魏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投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

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北駐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喪，謂成也。自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夷稅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實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討其土卒。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  
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眾  
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此到襄陽眾  
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  
追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  
去曹公太獲其人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  
眾輜重濟沔遁去  
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遺亮結  
好孫權權據江東  
國號吳其地西取巴蜀十九年先主進圍成  
都劉璋降遂領益州  
亦屬越州北伐  
牧舉兵北征曹魏  
夏侯授首斬夏侯淵  
此操之失

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

先主二十四年權  
襲殺羽取荆州秭歸蹉跌秭歸今歸州蹉  
跌言失措也  
同上權既取荆州從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曹丕稱帝凡事如是

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大意皆  
在結末數語

陳情表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  
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  
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歎賜奴婢  
二人使郡縣供祖母  
奉膳服遷漢中太守 李令伯

臣以險夔夔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  
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  
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謂大功親小功親營營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蜀及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存廉後刺  
史臣榮後刺史顧榮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就舉則祖母無事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辭不赴召會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  
東宮東宮即太子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  
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馳則以劉病危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  
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貴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壽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

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乎。子歷職郎署本圖  
每讀至此為之不滿惜哉  
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  
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  
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  
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  
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  
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  
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  
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一州牧

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  
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  
當隕首於當結州它日九泉下必而有知猶  
之子武子有妾病謂穎曰我必嫁此妾病亟  
又曰殺以殉葬及死穎曰寧從治時言而嫁  
之及秦晉之戰魏穎見老人結州以抗杜回  
回躡而顛遂獲之後穎夢老人云我方所嫁  
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臣不勝怖懼之情謹  
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論人者夷狄禽獸之韓退之

原人論人者夷狄禽獸之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間者謂之人立說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  
也形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  
狄禽獸皆人也辨折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  
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  
山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艸而問  
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  
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平  
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

辰之主也地者艸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  
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  
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極好

**原道**

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大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置最為得體  
正齋云詞嚴義正攻擊佛老  
有開闔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迂云散起行而宜之之謂義

七字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八字 足乎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 十字 句 〇開端四句四樣 仁與

義為定名 總說 道與德為虛位 謝云 上句長 此兩句短便

頓挫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此

成文 句 總結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

也 呂云 老子病原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小也 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

則宜 謝云 此語出老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

吾所謂道也 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 此一截謂老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

與義言之也 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 一人之私言也 因本

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謝

云 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

處更以莊子法 周道衰孔子沒 行有所自

火于秦 史 秦皇紀 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

百家語者悉誦 黃老于漢 曹參傳 聞膠西有

守尉雜燒之 使人厚幣請之 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自定於是 避正堂舍蓋公馬 其治要用黃老

術又儒林傳 孝景不任儒 竇太后又好黃老

老術 汲黯傳 黯舉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佛



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文公佛骨表宋齊梁陳魏隋以下事佛漸

謹年代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

墨墨翟子題辭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不

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

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楊歸墨今變歸

出者汗之謝云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

人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

以聖人之道為汗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

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謝云此處說老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

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從異端之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

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家語觀周篇孔子謂

聯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

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目因接不求其端不

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成公元

有四民有士民有商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

民有農民有工民

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佛老農之家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呂云用得新文警策謝云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  
聖人者立呂云一何生文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為之  
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為之  
君為之師呂云眼目聖人驅其蟲蛇禽獸  
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

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  
藥以濟其天歿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  
之政以率其怠勅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換文法相奪也  
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  
而為之防謝云此一段連下十七个為之字  
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今其言曰  
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佛老聖人不歿大盜不止剖斗折筭而民不

爭人臣臣法法儀儀篇篇夫夫川川竭竭而而谷谷虛虛丘丘夷夷而而淵淵實實聖聖  
人已已成成則則大大盜盜不不起起天天下下平平而而無無誅誅矣矣聖聖  
人不不成成大大盜盜不不止止雖雖重重聖聖人人而而治治天天下下則則是是  
重利利盜盜跖跖也也為為之之斗斗斛斛以以量量之之則則并并為為斗斗斛斛  
而竊竊之之為為之之權權衡衡以以稱稱之之則則并并與與權權衡衡而而竊竊  
之為為之之符符璽璽以以信信之之則則并并與與符符璽璽而而竊竊之之為為  
之仁仁義義以以矯矯之之則則并并與與仁仁義義而而竊竊之之故故絕絕聖聖  
棄智智盜盜乃乃止止橫橫玉玉毀毀珠珠小小盜盜不不起起焚焚符符破破璽璽  
而民民朴朴鄙鄙辨辨斗斗折折衡衡而而民民不不爭爭殫殫鳴鳴呼呼其其亦亦  
殘天天下下之之聖聖法法而而民民始始可可與與議議論論鳴鳴呼呼其其亦亦  
不不思思而而已已矣矣呂云云反反覆覆辨辨論論如如古古之之無無聖聖人人再起起人人  
之之類類滅滅久久矣矣呂云云一一段段何何也也文勢勢有有頓頓挫挫謝謝  
暢亮亮同同意意無無羽羽毛毛鱗鱗介介以以居居寒寒熱熱也也無無爪爪牙牙  
可互互看看以以爭爭食食也也是是故故君君者者出出令令者者也也謝云云第第一一句句臣臣  
句四四字字

者者行行君君之之令令而而致致之之民民者者也也第二二句句民民者者出出  
粟粟米米麻麻絲絲作作器器皿皿通通貨貨財財以以事事其其上上者者也也第三三  
句十十七七字字曲曲短短君君不不出出令令則則失失其其所所以以為為君君  
入長長此此是是章章法法第第一一句句臣臣不不行行君君之之令令而而致致之之民民則則失失其其所所  
七字字以以為為臣臣七七民民不不出出粟粟米米麻麻絲絲作作器器皿皿通通貨貨財財  
以以事事其其上上則則誅誅此是是第第二二句句今今其其法法曰曰必必棄棄  
而而君君臣臣去去而而父父子子禁禁而而相相生生相相養養之之道道以以求求  
其其所所謂謂清清靜靜寂寂滅滅者者呂云云說說佛佛老老所所鳴鳴呼呼其其  
亦亦幸幸而而出出於於三三代代之之後後而而不不見見黜黜於於禹禹湯湯文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  
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國云  
有力意外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  
意有關鍵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  
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  
事守曰此是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  
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  
也國云攻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謝云撥大然則古之所謂正心  
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而  
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謝云極論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傳  
僂一十七年春杞桓公夷而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穀梁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無大經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國閔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應在後幾何其不胥而為  
夷也謝云好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  
轉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前云與  
多說話相應是作文一法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  
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  
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  
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又長其為道易明

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謝云  
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  
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  
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謝云上三句  
四句便變化十三二字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歿則盡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謝云廟焉而人鬼享  
日斯道也何道也謝云文有收日斯吾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關健  
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必不得其傳焉文流  
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謝曰此兩  
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坂如輕  
舟下長湍若無一句。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欄截使不成文章。  
語焉而不詳謝云文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  
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謝云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  
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  
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轉有萬鈞  
筆力。不如此幹轉。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云  
如何收拾結得。

又言所以去異端之術謝云佛老之道不塞  
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  
行。句法。人其人謝云火其書法廬其居法明  
最巧。先王之道以道之謝云此鰥寡孤獨廢疾者  
有養也此一句其亦庶乎其可也謝云言語  
意又見於此。謝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  
有力。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  
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  
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在人生易滅  
優游偃仰同以自娛  
其志故爲之著論云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  
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  
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  
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  
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  
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為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  
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

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故納新又曰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至人無已也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琴瑟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至孝公益強盛故

先述之崤山秦塞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

函谷關名擁據也史作函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

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

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惠王文王武王昭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比收要害之郡史作蜀固自

史作蜀

收字皆不荀下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

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名

楚有春申歇魏有信陵無此四君者皆明智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關東連兵日從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

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



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種作倫  
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種作師  
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  
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種作散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橈因利乘便宰種作散  
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人朝施及  
秦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  
皇奮六世之餘烈自秦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種作北  
為桂林象郡取南粵上地百粵之君俛首係種作北  
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任性命於獄官下吏乃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言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  
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  
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陣利兵而誰  
何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  
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甕戶樞也謂以  
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材能不及中  
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  
頓皆富人也言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  
涉不賢又不富

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  
從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  
非小弱也難在此一節雍州之地崤函之固  
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  
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鎗  
也耰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為之鈹利鉤  
也戰鎗皆兵各謂九國時兵器也鉞音殺  
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ヒソカリ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ヒソカリ知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ヒソカリ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ヒソカリ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ヒソカリ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ヒソカ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

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  
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  
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  
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  
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  
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  
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  
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  
得婉曲之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可法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大直  
上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  
失其性加持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  
退申而入終西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  
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九字，執事之使人不在其性而能有容如此。  
句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多五個，如此字，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二字，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又連下三個，如○此字，長短錯綜，則成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綜此章法也。文勢如狂瀾浩波，只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

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  
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願便，增聲價，比喻人才遇知己。

者之賞識便至入用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櫟社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日勿言高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此以某在公之宇下是之壽○伯樂事見二卷

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語蘧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蘧秦欲用蘧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日人有賣駿馬者比三豎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且而價十

倍。足下有音。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

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竿然君。子之所守不隨時而為之遷就。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竿

韓子十一篇齊宣王

好竿南郭先生不知竿而濫吹三百人之中以飲食祿有求仕於齊者

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前律歷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

曰王好竿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謝云文婉曲有味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

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

比歎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

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

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  
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荆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

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

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

此豈不以周公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

奔走而歸之曾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

猶恐失天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後李膺傳

容按者謂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

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塞賤而忽

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

其人焉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

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備得十九人餘無可取

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

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

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曰

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

九鼎人皆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

術徧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



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  
 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  
 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  
 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  
 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  
 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  
 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  
 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頌  
 德自薦之  
 辭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

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  
 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  
 嚴協律人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勣  
 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  
 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  
 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  
 而願委身國土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  
 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  
 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

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  
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  
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綠幸推下流大開獎飾  
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此句便有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  
意下得好有可至於道者重浚其源導其所歸泐其根  
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沉

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轉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  
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  
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  
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下及公卿輔相融  
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藏人擇其可語者誨之  
舉輕猶時與吾悖其聲譎譎若遂成其書明重  
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為狂為  
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宜復者至此

雜書於吾何有佳結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  
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  
天下文勢自然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  
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  
甚矣作文佳下字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  
可冀乎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  
餘年矣抑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非所  
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

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  
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文勢鋪然猶其勤  
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  
爲之哉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合  
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手然觀古人得其時行  
其道則無所爲書露而接爲書者皆所爲  
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今吾之  
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年爲之未失  
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

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  
黜化好○蘇文。田承。祖書亦同。飛襲孟子。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  
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警策處。吾子其何遽戚  
於吾所為哉。結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  
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  
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  
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于孟子。以下得好處。夫子之  
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

辨也有矣。使事率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  
甚佳。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  
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  
分。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  
用事。中。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  
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貞享四年 丁卯仲春吉日

江戸日本橋青物町  
須原茂兵衛判行



